

金鋼鑽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

例刊告廣：凡在本報刊登廣告，每行每日收銀二分。長期廣告，另有議價。本報地址：上海南京路。

立退脚腫丸

治脚腫最有神效。凡患脚腫者，不論新久，服此丸後，立見奇效。每盒售洋五角。

全毛緯巾

本廠出品，品質優良。每條售洋一元。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

繪圖自由花

李涵秋先生將近絕筆之傑作。每部售洋一元。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

國貨牙膏

上海模範工廠出品。品質優良，價格低廉。每盒售洋五角。

全國小說名家專集

本公司始創，內容豐富。每部售洋一元。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

上海游民工廠還本債券

第壹獎三萬元。十月三十日開彩。購請從速。

格潤雙壺

本廠出品，品質優良。每壺售洋一元。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

內務部農商部

辦理各項業務。地址：上海南京路。

梨花雜誌徵文

本雜誌徵求各類稿件。歡迎投稿。地址：上海南京路。

煙香城長大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出品。品質優良，價格低廉。

天台山農書直例

本館出版各類農書。歡迎訂購。地址：上海南京路。

議負怕打

世界上凡樣東西，總有一門弱點，人類雖說是萬物之靈，可是弱點也斷不能免的。譬如無論何人，總有一個害怕的點，或是一樣害怕的事物，凡是他所害怕的地方，這就是他的弱點了。善於攻擊人家的，祇要有了他的弱點，用力攻擊，這個人自然就知道不往了，所以飛鷹一點兒，牠總要極力掩飾他的弱點，不教人家知道。非但掩飾他自己的弱點，還要掩飾他同類的。人極力掩飾弱點，這也是一定不易的道理。把中國的人類，要舉軍閥最威風了，但是軍閥有時候還要奉承議員，把成千累萬的洋銀，送給議員用，這樣看來，議員是最威風了，凡是做議員的人，我以為爲一定沒有什麼弱點了。

前幾天的報上，不是都載着吳大頭的話嗎？他說議員沒有一個不怕打的，祇要不大發覺回他們就不敢反對了。哈哈，議員原來也有弱點的。議員的弱點，就是怕打。吳大頭難道不是議員嗎？別個議員怕打，難道他就不怕打？吳大頭揭發他同類的弱點，其實就是揭發他自己的弱點。你想大頭這個大人物，多麼們僕呢。

我們老百姓，正愁沒有懲制議員的法子，如今大家都明白了，議員是怕打的，那末我們要懲制這班議員，祇有用「打」的一法了。安徽懲制皮廣受我們一頓打罷，來來來，打打打。

王孝子，你快請議員呀，你們預備精

箴著作界

右之學者，良不以古文書、今之學者，不無思者。惟思古者，今之學者，不易竹簡漆書，固無論已。卽在木板版寫以後，一書之成，亦需累年，斷不可以一日排印之迅速，兼惟其難，故家筆者得以從容探討一字不苟，惟其易，故操觚者不覺放筆敷衍，萬言可待也。昔人謂放筆如瀉，又謂對客揮毫之筆少遲，不復問筆至句之體無已，彼輩草率，幾取神速，大體已醇，小疵無幾。若者作文字，期在永久，一字之玷，終身抱愧。下筆之初，宜如何斟酌，以歸盡善。若亦隨手漫與，不待斟酌，臨貼、弄墨、騰峭、抑且覆不待歸貼臨，弄墨騰峭，抑且覆紙拋矣。投圓增羞矣。然今之著作

文多務裕而不務此何也。下走昔之難，未嘗敢率爾弄翰，貽誤大雅。然見今之著作，或囑人誼而剽擬授稿，或追金錢而令卒成書。此在鴻文碩學之士，長舌心所，所當嘆責。況乎初學之士，淺識之徒，而弄筆到死，絲毫盡秋蟬蛻時，聲還未歇，其誰信之。其誰信之，故碌碌之愚，以爲與其恥惡者之徒，作供嗤笑，不如發憤其學，尚可勉越也。今之著作，或不致河漢斯言乎。

小說與底
(曉庵)

體虛
白濁丸

身若不能延年久不愈止病因體虛精
 流精不固治年久不愈止病因體虛精
 每日所流白濁即人之精血夜時流
 出故名曰白濁此皆不出子腎虧之
 流斯研究極重醫家之藥方子腎虧
 濁症並陰虛陽虛白濁症永不
 痊癒每料六盒五元無論十年八
 科瘡斷根。如患花柳白濁另服
 毒丸價目同上。外埠函購寄安
 三馬路大舞台東首德和製藥公司

口太子以太子

(甲)大家都把寒雲雲比曹子建，你看對不對？

(乙)寒瑛城和曹魏，工方悉寒雲子建，皆以文鳴，卽此一屑，已覺狠對。

(甲)我倒有些懷疑，曹魏和瑛城，固然都屬一時之雄，若寒雲文字，似乎遠不如子建，你看他昨天小報報上三篇詞，真使我不敢恭維，如夢令之中首句「數枝嬌人離別」，同下文揚柳，直覺蹊蹺，解及少年游下闕「歸時爲問聲低切，無那又黃昏，不解人愁」，還知曉，真沒邊與潤存」，直如初學詩的手筆，想子建決不致這迂腐的消遣。(接潤澤兩字，不知是何處方言)

(乙)或者你莫測高深，也未可知，便是寒雲的詞做得不好，要知尺方所短寸有所長，寒雲未能明崑崙，能做劇評，讀問子建能及得他幾分？不差，照這樣比起來，他們兩個太子，真可算得一個半，一個八兩。

■ 募捐噴疑

前天（一日）我在四馬路某旅館裏看一個朋友，談了一個人在袍裏有書出去了。我便一個人在樓裏守候着，忽然有個穿洋布棉袍帶副龍克眼鏡的走進來，望上去好像是個學生，他向我恭恭敬敬鞠了一個躬，我當是我親友的朋友，連忙立起來還禮不迭，他從從容容在我拿着的一卷紙裏面，抽出一本摺簿，合衆說：『我們於舊學校裏禮拜六的總會，替北方法民募捐，多請你捐些錢着，便把摺簿擺在桌上，擲過他預帶着的鉛筆給我，翻過摺簿的簿面一看，見上面印着一個金陵商業學校的方圖，我問道：『你是從南京來的麼？他說不是，敝校就在南門外，我們惠靈義文學校是一家，西門還有分校，我問你們校長是誰，他給鉛筆寫出陳知清二字，並接了說他的名聲，是大家知道的。』記者在教育界裏，並不熟悉，所以他說出陳知清來，並不能使我說一聲久意大矣，然而我約略知道惠靈的校長，並不是他，因說道：『惠靈的校長，恐怕曉得什麼罷！他請陳先生，因為劉校長去世了，才讓陳先生的。我說：『既如此，你們何不請惠靈學校出面，當然能使大家多知道些，貴校既能向金陵商業學校、這金陵大學、總容易使上海住客誤會你不是本地學堂，你不妨寫一封信給我，我看明白，再捐一個吧！我說：『我們是學校募捐，請你必願應，但你就已多心，不妨先一元，以後再請續說，料也不疑。』然而我總因為他說得不甚盡澈，未便吝惜，他也就悻悻而去矣。——我想募捐的到後房去取票，似乎有些不便，學生們竟去了幾早，就到後房裏去動費，也覺於社會事業，過於熱心，再者北平的吳佩孚、張樹勳兩賊，又是那一個漢奸，爲何報單上沒見過陳知清是個何許人，惠靈文學校究竟和他沒有關係，要請知識的人宣佈宣傳才是，是惠靈義文學校，實不相符不切實實的聲明一下哩。

代枕綠
謝心黎

讀大作，局路或茫茫靡靡，又烏足道哉？我惟喜，彼阿誰者，又烏足道哉？雖然，獨意不達，極凌雲而自惜，紅情綠意付微吟，孤負常年一片心，多謝周郎能顧曲，高山流水證知音。

者……的……表

人臨秋者	羅敷公的	梅蘭芳者	馮耿光的	白牡丹者	沈鴻烈楊少雲
歲壯丹者	陸澄齋的	馮子者和	柳亞子的	小翠花者	鄭醒民的
吳毓麟的	程克的	賀雲者的	樊山山的	姜紫琴者	烏一健的
向小雲者	陸澄齋的	賀雲者的	樊山山的	劉玉琴者	張靜宜的
吳毓麟的	程克的	賀雲者的	樊山山的	王雲珠者	鄭香雪的
歲壯丹者	陸澄齋的	賀雲者的	樊山山的	高秋櫻者	鄭改廣的
人臨秋者	羅敷公的	梅蘭芳者	馮耿光的	金碧點者	袁寒雲的
歲壯丹者	陸澄齋的	馮子者和	柳亞子的	雪琴芳者	吳景漢的
吳毓麟的	程克的	賀雲者的	樊山山的	碧雲齋者	袁景漢的
向小雲者	陸澄齋的	賀雲者的	樊山山的	金少梅者	(在北李) 華
吳毓麟的	程克的	賀雲者的	樊山山的	張文點者	(在南) 鄭子褒
歲壯丹者	陸澄齋的	賀雲者的	樊山山的	王克琴者	魏庭琴的言
人臨秋者	羅敷公的	梅蘭芳者	馮耿光的	小香紅者	劉醉佛的

故有淋濁之患
因白濁之精
本醫退精之
國名以化自
每丸食一雙
時九元海化
白老丸上製
生加九珠黃
藥生秘製

寒雲
林屋
令根
整公

心齋

1

生春雲樓雜錄

東坡詩注、

東坡詩中用之、

知者以爲少陳浪談矣、

光
芒
四
射

捧角秘史之索隱

現在做小說的，因為要引起閱者
注意，所以做舊時小說像從前
的廣悅和尚做捕風捉影的人間地獄
黑暗上海等類，弄得閱者，將信
將疑因之便有一般人，大做索隱
之實案的人以為索得明白白了
，豈知看的人依然莫明其妙，現
在部人也學索時，就比如袁公子
的慘角秘史，索他，索如其慘處
看了依舊不懂，那也只好怪從前
怪部人索得不明白啊，話說說明，
索隱來了。

那書中說的妖沒驗，據說他的姓，

可以把句詩經做代表，叫做維
維經，說他的名字因為袁某周濤
那篇愛遠而名之，讀讀者翻
那篇愛遠說就知道做了，此人是
袁濤畔出身，現在做上海袁某
，手裏有幾十萬家財，在西湖
外造著一所很壯麗的住宅，
妻妾環伺，他還嫌不說，就做家
裏頭的事來，至於那小香人
，那就是某山某人某公子從前捧
的某某大劇場角，現在因有
結怨業，待慢了一某山人，所以
山人便把這事宣布出來，袁某
大約也從某山人那邊聽來的罷

社會
小說
李何天

(十七) (吳門程曉庵著)

如是說

之意，惟房主方面，條件甚苛，故至今尚未決定云、（雪）

江南大俠

英士道、孫美是甚麼人，他怎麼說是徐姬臣夫人失蹤案最重要的人呢？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王蘭道：這案子複雜得很呢。你被牠拘留在這兒就有三天了。」

英士道：「這裏所發生的事，我全不知道。」說着大略將情形，用極簡單的話講了一遍。英士還不十分明瞭，但他也不詳細問下去，想着那扇秘密的門進去，且別管他們把這門打開來看看，便手不見五指去了。

王獨在走過去、輕輕推開它，只見裏面滿載燈籠的機關，免得在黑暗過燭臺生活，可以再也摸不到；只聽得王獨輕微的喊道：「英士！英士！沿着這條路，向前走吧！」他們倆不覺轉了幾個圈，又走了許多時候，轉了十幾個灣，不覺豁然朗明，王獨跟在後面，又走了許多時候，轉了五個灣，不覺松然朗明，也未可知。並且王獨沒跟在不遠處，有五六丈光景，或者就是他走得慢些，也沒回頭，而且這道路，不過祇有五尺寬闊，打那秘密門口起，也就從來沒有第二條分路，那麼他決不會走錯了路的。想着便又轉了一個灣，忽然見一扇門半開掩着，英士走出去的一張紙片，或者就是由此處出的際心思想了一會，方纔左邊大道上出來的一隻鴉子，或者就是由此處出的際心思想了一會，可王獨還沒出來，不勝暗自稱奇，心，他就日站在門外，等了一會，可是王獨還沒出來，是個很細心人，又在睡覺，難道他已經先我而出來了嗎？可是我和他說話的時候，又是神變，但也明明覺着他在我後面，而道又還是這樣狹窄，他要走走到我前面，我不覺不着意，就是他先走出來，他也是個很細心人，一次會罷！這時無意回頭一看，只見黑暗洞門有一百多碼的路，在此地等一個人，在那裏拿着手帕，朝着他搖着，英士仔細一看，正是王獨，立在一塊墳地上。（以下請看獨鶴）



戴羅克眼鏡
請至遠東眼鏡公司
上海新大馬路四七
四六四七

口餘興

空

● 一字對

(紅樓藏意樓主)

(解)今將七言舊詩一句、分作七期登出、每期登一字、顛倒錯亂、不依次序、閱者見報後、請隨意對一字、寄至本報編輯部、每字以三

又應徵者所對之
字、倘有與繼續
字、係同一者、
並其另對一字、
不出同者、不得
更改

時無效、

小說雜誌等物、以答雅意、應徵者
請將報尾印花剪下、附入信內、否
時無效、

餘
空
花